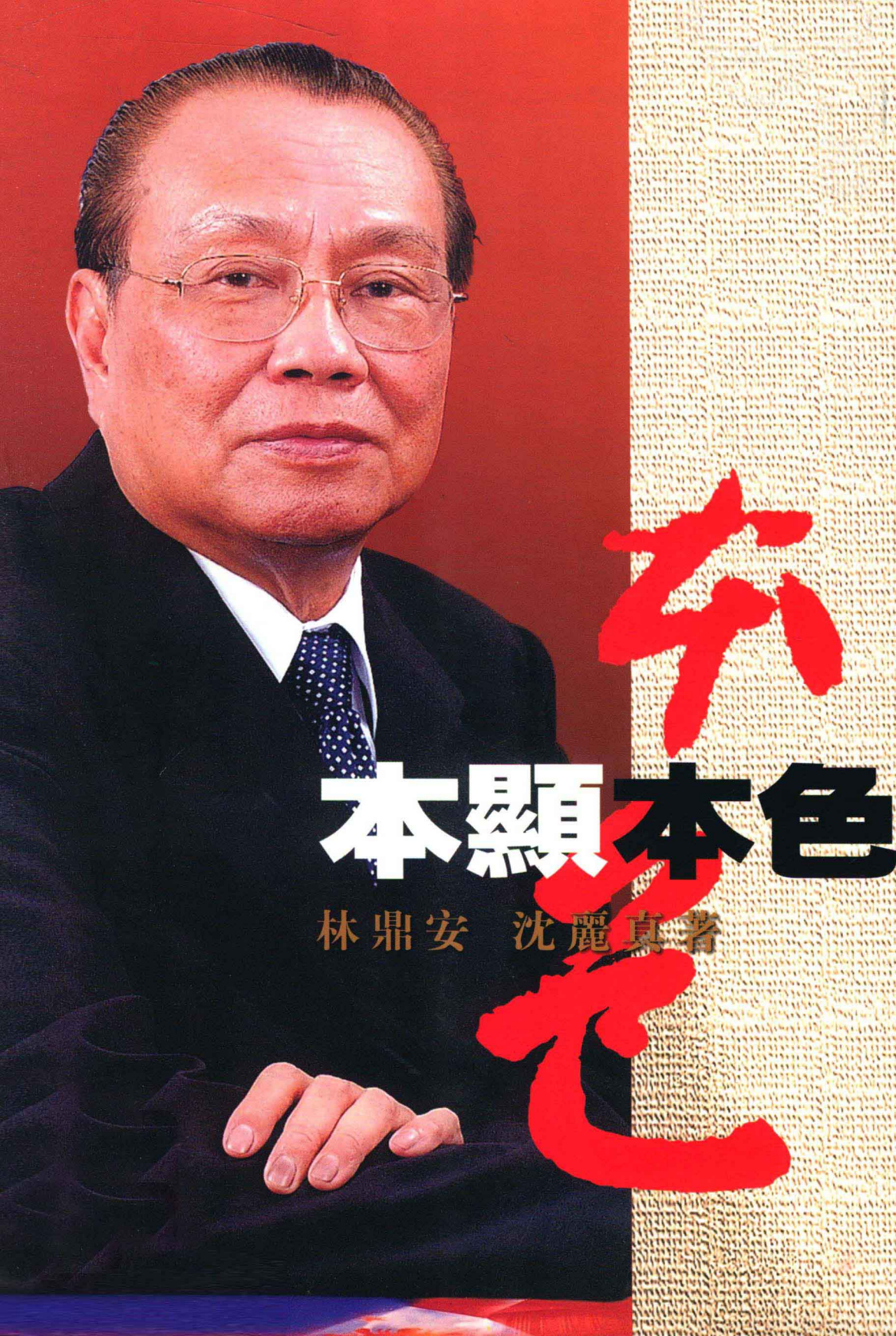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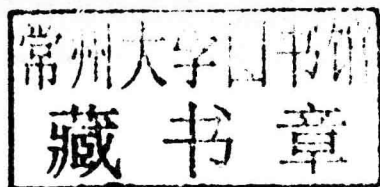
本顯本色

林鼎安 沈麗真著

本顯本色

(修訂本)

林鼎安 沈麗真著



菲律賓華教中心出版部

按本色做人，按角色
辦事，按特色定位。

—— 人生三原色

再 版 前 言

《本顯本色》問世已有五年時間了。時至今日仍然有人還在評介它。日前《泉州鄉訊》報發表泉州市婦聯副主席、著名作家蘇淑勉的《陳本顯的“人生三原色”》說得好：“人生三原色是陳本顯的人生座右銘。”許多讀者也從“三原色”中悟出了不少道理。

《本顯本色》第一版印行二千冊，至今已無存書，還有人向傳主及作者索取。為滿足讀者所求，再而是陳本顯卸任商總理事長，又被評上了世界華人界的“華商領袖”，作為傳記是應該補上這一筆的。于是作者對原書進行了一番修改補充，并增添新的二章，便有了今日的“修訂本”。

目 录

◆ 再版前言.....	III
◆ 引 子.....	1
◆ 一、急公好義.....	5
◆ 二、僑領故鄉.....	14
◆ 三、耶魯驕傲.....	20
◆ 四、“北方”崛起.....	29
◆ 五、幸福家庭.....	36
◆ 六、奉獻教育.....	42
◆ 七、情溢僑中.....	56
◆ 八、傾心體壇.....	83
◆ 九、進入商總.....	93
◆ 十、赤子情懷.....	106
◆ 十一、運籌帷幄.....	129
◆ 十二、特色定位.....	149
◆ 後 記.....	156

引 子

陳嘉庚——華人華僑世界一個光輝的名字，影響着千千萬萬的華人華僑。他認為自己即使不能成為像陳嘉庚那樣的偉人，也要成為踏着偉人脚印前進的追隨者。

1983年的陽春三月，中國廈門市的集美，肅穆的“陳嘉庚先生紀念陵園”。

寬敞的墓園，高聳的紀念碑，一對對守護着的石獅、石龜。在這裏，杰出的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安祥地

長眠着。長長的碑文記載着他光輝的一生，那濃濃的愛國情懷、奉獻教育的精神，就像光芒四射的陽光，照耀着神州大地的一草一木……

陳嘉庚，華人華僑世界一個響亮的名字！他在商場上的傳奇故事、回報桑梓的感人事迹，更有那一句鏗鏘有力的話語：

“教育乃治國之本！”

輕柔的海浪，緩緩地拍打着陵園邊的岩石，仿佛生怕驚動了一群在岸邊踽踽前行的海外游客。而熱情的白鷺，却歡快地呼喊著，為來客引路；它們蹣跚地在低空盤旋着，歡迎游子的歸來。

在這群游客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特別引人注目。他左手攙扶着一位老人，右手指指點點着，似乎在向老人介紹這裏的情況。這位中年人名叫陳本顯，而那位老人是他的父親——陳清楠。

1937年剛滿兩歲的陳本顯就跟隨父親遠渡南洋，在菲律賓定居下來。四十六年後，他才第一次踏上祖國故土。陳本顯回國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瞻仰“陳嘉庚先生紀念陵園”，他在年青時代，就十分景仰陳嘉庚先生。

走進集美學村，陳本顯看到那一條條平坦的道路，一座座紅磚綠瓦、櫛次鱗比的校舍，那一片片綠茵茵的操場，不

禁心潮起伏、滿懷激情地讚嘆道：“真美呀！陳嘉庚先生真的很偉大，沒有他就沒有集美鎮的今天。”

陳本顯來到了陳嘉庚紀念塑像前，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片刻，他立下了追隨先賢的宏願，對父親說：“我應該像陳嘉庚先生那樣，繼續為居住國菲律賓和祖籍國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貢獻。”

陳本顯那棱角分明的臉上，充滿着自信；那炯炯有神的兩眼，流露着期望。

這一天，正好有一位《廈門日報》記者跟隨陳本顯來參觀集美。這位記者早就聽說陳本顯對菲律賓和中國的教育事業有着很大的貢獻，做了不少實實在在的好事，便問陳本顯：“有人這樣稱讚你，‘與其說陳本顯是位企業家，還不如說他是教育家來得更真實、更貼切。’是因為什麼緣故，您如此熱心於教育事業？”

陳本顯朗聲答道：“是陳嘉庚的精神鼓舞了我！”

他接着對記者說：“我父親長年情系桑梓，修橋鋪路，做了不少好事。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跟我的父親一樣，都認為我們雖然身居海外，但我們永遠是炎黃子孫，是中華民族的兒女。我覺得，祖國要強盛，就必須先使祖國的人民富強，那麼每個人都應該受到良好的教育。因為，教育才是治國之本。”

陳本顯就是這樣，一步步地踏着陳嘉庚的脚印，繼續在

“奉獻教育事業”的道路上走着、走着……

陳本顯是菲律賓一位杰出的企業家，是菲律賓化工原料總商會的創會會長，曾經擔任過該會的首兩屆理事長。已擔任過菲律賓菲華商聯總會理事長、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菲律賓菲華體育總會理事長，現在是菲律賓菲華商聯總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菲律賓僑中學院的名譽董事長（曾任該學院董事會的董事長）及僑中學院教育基金會的董事長、菲律賓菲華體育總會的名譽理事長。作為一位著名的僑領，與其他僑領相比，陳本顯的頭銜不多，這也許是他不事張揚的原因，但是祇要是有關教育方面的事情，他便是義不容辭、非關心不可的。

有人說，陳本顯對中國是奉獻、沒有索取，也沒有在中國做生意賺大錢。

陳本顯，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一、急公好義

劍拔弩張、刀叢槍林，一位撐傘的老人走了過來，頓時化干戈爲玉帛。他就是陳本顯的曾祖父——陳增斜。“急公好義”的大匾，高挂在祠堂大廳的門上，訴說着陳氏家族的傳統美德……

又一個冰河世紀過去了，氣候開始漸漸地溫和起來，兩極冰川緩緩地融化了，那冰水托起了地球的海平面。在歐亞大陸的東南端，原本連接陸地的陸橋消失了，太平洋的西邊形成了一個由上千個、大大小小的鄰近島嶼

所組成的獨特區域。後來這個區域，出現了被美譽為“千島之國”的菲律賓。

雖然現在的菲律賓主流社會以西方文化為主體，但是遠在麥哲倫發現菲律賓之前，中國歷史早已記載，大約在一千五百年前，就有華人抵達菲律賓的呂宋島，並定居下來。公元九世紀，菲中兩國開始有了商貿的往來。直至中國宋朝時期，中國的貨物更是源源不斷地輸入菲國，而中國的文化也滲透菲律賓的傳統文化。至今，在菲律賓的大家樂話語中，還可找到數百個源自中國的詞匯，比如SUSI（鎖匙）、TOFU（豆腐）、SIOPAO（燒包）……其中大多數屬於閩南語系。

那些早已融入菲律賓主流社會的中國移民，成了菲律賓社會的中堅力量。在西班牙對菲律賓實行殖民統治將近四百年的時間裏，許許多多的華人華僑與菲律賓人民一起，共同為菲律賓的獨立而奮鬥，有的甚至為此而拋頭顱、灑熱血。其中涌現許多著名的菲律賓民族英雄：為菲國的獨立而英勇獻身、後被稱為菲律賓“國父”的扶西·黎剎（其祖父柯儀南就是在十七世紀從福建省晉江市羅山鎮移民來菲的）；華人將軍侯阿珠，親自指揮過菲律賓革命軍的戰鬥；華裔商人羅曼·王彬，傾盡其財產資助革命軍（華人區的王彬街就是為紀念王彬而命名的）……今天的菲律賓主流社會，有許多精英份子也擁有華人血統。比如，前總統柯拉松·阿基諾女士，其

先祖是閩南鴻漸村人；紅衣大主教辛海棉，其先輩來自福建廈門；前任總統亞羅約女士，曾經在公開的場合承認她丈夫的祖輩也是中國人。

由此可見，菲律賓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怪不得有位來自中國的作家這樣寫道：在菲律賓社會，“菲中有華，華中有菲”，十分奇特。

現今，居住在菲律賓的華人華僑有二百多萬。雖然，菲律賓的華人華僑祇占全菲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五，但是他們的資產總量却占全國的一半以上。旅菲的華人華僑共組織了兩千多個華人社團，這些社團活躍在社會的各個層面，特別在公益慈善事業方面，他們不惜其力地捐獻巨資。其中，認捐農鄉校舍的活動、義務的菲華防火會、華社組織的醫療義診活動，譽稱為“菲華三寶”。

在這二百多萬的華人華僑中，有一位杰出的僑領，他的名字叫陳本顯。

陳本顯的故事，如果要從頭說起，就要追溯到七十多年前。

1934年的中秋，圓月高懸，涼風習習，海面上的歸帆點點。已經在大海上拼搏了多日的漁民們，正歸心似箭地趕回家，希望與家人度過一個團圓的佳節。

9月23日，剛過完中秋節。“哇”的一聲，劃破了漁村的

一片寧靜。陳本顯就在這一天，出生在福建省晉江縣金井鎮南埕村的一個華僑世家。

晉江縣像一片長長的芭蕉葉，緊挨着鯉城向南伸展，直到大海的旁邊。圍頭半島位于晉江縣的南部尖端，金井鎮南埕村就在圍頭半島的西部。南埕村雖然祇有一百多戶人家，五、六百人，却是閩南著名的僑鄉，全村有百分之九十是僑屬戶。村莊西臨臺灣海峽，東、北、南三面是丘陵。南埕村人靠海為生，當地除了出產魚蝦等水產品外，還有海鹽。南埕村西面有大片的灘塗地，因此曬鹽成了村人的一項重要職業。但是在中國的舊社會，“耕者無其田、種谷不得谷”，南埕村的鹽工也是一樣的。他們所曬成的海鹽，全歸政府所有，民間私自買賣食鹽屬於犯法的行為。繁重的苛捐雜稅，造成村人連自家所需要的食鹽也買不起，村人祇好用“偷”的辦法。半夜三更，村人們經常冒着生命的危險，躲避鹽官和鹽警的監視，偷偷地到海邊掃鹽，然後帶回家。當年真是鹽貴如米，一百斤鹽可換一百斤米。

在舊中國的漫長歷史上，多數的南埕村村民雖然世代貧窮，却十分重視教育，小小的村子就辦有兩間私塾。因此，南埕村出現過不少的名人，而陳本顯的太祖——陳煥文就是其中的一位。陳煥文官居“四品”，其職位相當於現在的省長。陳煥文一生為官清廉，他的夫人還受到清朝皇帝的“誥封”，

南埕村的“陳氏宗祠”現在仍然供奉着這塊御賜的牌匾。真是所謂的“小鄉里出大人物”。

可是，因為陳煥文的清廉，以致他離世後，家境一貧如洗。有些不明事理的人譏笑他所留下來的五個兒子，窮得“宿鷄庵”（就是“睡覺的地方跟鷄籠一樣窄小”），可見他們當時的窘態。但是，“窮則思變”，在兄弟中排行第四的陳本顯的曾祖父陳增斜於1876年漂洋過海，來到菲律賓之後再帶弟弟出洋。早年到菲律賓謀生的華僑被稱為“呂宋客”。在當時的海外華僑中，呂宋客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因為早年的呂宋島物產豐富、民風淳樸，到呂宋島謀生的華僑祇要勤奮節儉，都能够積攢到一筆不小的儲蓄。許多華人華僑憑藉自己的力氣和智慧，在千島之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多年之後，陳增斜兄弟相繼匯款回鄉，在南埕村建起三座紅磚大厝。大厝所用的石料是從泉州專門僱船運來的。在當年的閩南地區，這三座大厝曾經赫赫有名。

陳增斜初到菲律賓的時候先是打工，然後在怡朗市開了一家雜貨店。雖然是小本生意，却因他的勤儉節約，漸漸地有了一些積蓄。每隔三年或五年，陳增斜就會回老家一趟，然後帶領一些子孫移居菲島，還不時地引領其它的窮人遠渡南洋謀生。就這樣，陳增斜經常奔走於菲中兩地，又因為他樂善好施，在民衆中威信極高，被村裏人稱為“呂宋大善人”。

後來，陳增斜的積蓄越來越多，他致富不忘衆鄉親，經常回家鄉扶貧濟困。

南埕村雖然背山靠海，但是村東和村南是丘陵地，土地貧瘠，收成實在有限；村西和村北系淺海灘及鹽碱地，除了曬鹽外別無用途。南埕村周邊鄉村的情況也是大致如此，村民們大都生活困頓。因爲陳增斜的“樂善好施”，村民們每當有困難時，就過來向他家借錢。長年累月，陳家的一本厚厚的賬簿，記滿了鄰里向其借貸的詳細欠賬清單。陳增斜先生在臨終前，叫來諸位芳鄰父老。他坐在廳堂上，讓孫子陳清楠（陳本顯的父親）拿出欠錢賬簿，逐條地念出來——某某，在某年某月某日，借多少錢。

“是的，我有借過這筆錢。”

核實後，陳增斜便詢問負責人：“你有錢還否？”

“我實在沒錢還……”

陳增斜老先生聽了，擺了擺手，示意陳清楠拿筆劃掉。一筆的欠帳、又一筆的欠帳……在唸唸聲中被勾銷掉了。最後，整本賬上的借款人姓名、借款日期、金額都悉數刪除。隨後，陳增斜叫陳清楠當衆把賬本付之一炬，族人對此感戴不盡。

陳增斜老人這樣做，是爲了讓子孫能安居一方，他主動示善於鄰，免得日久結怨，生出事端。這樣施人以愛、待人以寬，足見陳增斜先生頗懂仁術恕道，此乃愛護子孫之萬全

之策、長遠之計。

在舊中國的農村，在村與村之間、族姓與族姓之間，常常會因為爭一尺之地或爭水源，甚至會因為兒童的打架，引起互相的“械鬥”。當時，祇要村中鑼聲一響，衆人便相互呼叫着，舉鋤帶鏟、握刀荷槍，集結後便衝向對方，兩相遇後就廝殺了起來。發生一場“械鬥”，往往死傷多人，還糟蹋了大片的莊稼。“械鬥”不僅沒能解決問題，反而加深了村與村、民與民之間的仇恨。早年，晉江縣金井鎮周邊的英林、東石、永和一帶，經常發生各宗族之間械鬥事件，十多個鄉村互相爭鬥長達十多年之久。

清朝宣統年間，某一年的農閑季節，金井發生了一場“械鬥”。陳增斜剛好從海外回鄉，聞訊後立即趕到現場。當時雙方正僵持不下，陳增斜見到雙方已經嚴陣對持、劍拔弩張，再如何的呼喊都制止不了，便毅然地撐起一把雨傘，大踏步地向兩軍對壘的中間走去。陳增斜那“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祇為和平”的凜然正氣，壓住了即將燃燒的怒火，眦目怒髮械鬥者怔住了，舉槍弄刀的手紛紛放了下來……

一場流血的事件終於避免了，而那把黑色的洋傘成了陳增斜的標誌。它是老人的雨傘、拐杖，伴隨着陳增斜，見證他每一次為鄉鄰排憂解難。

陳增斜老人積累下來的善舉所形成的德高望重，起了平

息紛爭的作用。

那場械鬥被制止了，但半年之後械鬥又起。持續十多年停停打打的械鬥，凡陳增斜回鄉即停，返菲律賓後又發生。又一次金井鎮的大械鬥事件驚動了泉州府，知府祇好出面來制止。談判中，當談及死亡事件家屬的撫恤金、傷者的醫治費用以及因械鬥而造成的財物損失時，雙方又產生了矛盾。眼看着一場械鬥又要發生，泉州府雖有意出錢調停，但是當時的宣統政府已國庫空虛，哪來的銀兩？

爲了徹底地解決問題，平息多年的械鬥，陳增斜挺身而出，慨然道：“所需要的銀子，我來出！”聽到陳增斜表示願慷慨獻捐後，雙方才坐下來談判。

詳細一算，共需三千多兩白銀。在清末，這筆錢可算巨大矣！許多人擔心，陳先生從何籌集這筆銀子？其實，陳增斜當時在家鄉建造一座三落大厝（三大落即三大套五間張並排大厝，在家鄉建造一座大厝，是歷世歷代華人榮宗耀祖的表現）時，大厝已完成了二落，第三落正在備料中，他馬上叫建築工人停工，將準備建第三落的款項三千餘兩，交給泉州府使用。宣統己酉年（公元1909），清泉州府爲了表彰陳增斜愛鄉愛民、見義勇爲的精神，還特別贈功德榜牌匾“急公好義”給陳增斜。

現在，在陳本顯的故居，能看到偌大的一個院落內，並